**批判性思维**

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这是《大学·中庸》的论述。在“批判性思维”的话语背景下，我们自然要注意古代典籍概念定义及逻辑推理的模糊性，但这段论述，古人将学问、思辨和行动并列（也可以理解为有递进关系）是有见地的。对奋战的一线的教师而言，“笃行”未必容易，但有两点是可以做到的。

其一，保持开放包容的积极姿态。

在笔者看来，思维的批判性既是过程，也是结果。“批判性”这“一”思维品质，是思维的“多”所滋养、孕育的。如果课堂上只允许一种答案、一种思路、一种声音，那么，课堂就成了灌输或者是洗脑，学生获得的认识也只能是单一的、教条的，进而是缺乏批判性思维的品格的。

我们需要认识到，一篇文章，既可以作为认识字词的材料，也可以作为“道”的载体(文以载道)，也可以做批判性阅读的材料。同样，不同地域、文化、利益等背景结构，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。因此，批判性思维必然是价值介入、个体介入的，又必然是包容、多元、求同存异的。当我们包容别人之“异”，他人即成为构建自己的一部分；当我们形成一种多角度思考的习惯，既有整体视野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；当我们认识到知识不是权威，而是历史发展和具体协商的结果，批判性思维已经在我们的心灵中滋长了。

而我们要警惕的是这样的现象：只读和自己观点一样的书，只接受自己同意的观点，只获取让自己愉悦的信息。我们的心态，我们对外界信息的接受，其实是可以自我设计与选择的，途径可以因人而异，但共同点应该是保持开放的、主动的、觉醒的姿态。——这不仅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姿态，更是生命存在的姿态，因为丰富、主动、开放、觉醒本是生命的特点。

其二，使用科学的思维工具。

每一个词都是一个世界，每一个词都带着表情。“批判”一词，似乎天然带着否定的意思，带一点金刚怒目的表情，这或许会让人在情绪上不大能够接受。或许，正是因为词语的这种感情色彩，才会有谢小庆教授以“审辩式思维”来替代“批判性思维”这一种积极的妥协。这种替代的背后恰恰说明，我们需要正视词语在具体文化语境中的使用特点。而“批判性思维”这个词本身，就有可能引发一些人的误解，这是情绪与词语固化关系的体现，也是文化的限制——这种限制，正是形成批判性思维所要突破的。

基于这样的考虑，一些形式化的思维工具就体现出其培养批判性思维的价值，比如，本书中作者提供的一些工具。再比如，“六顶思考帽”(白帽：陈述问题；绿帽：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；黄帽：评估该方案的优点；黑帽：列举该方案的缺点；红帽：对该方案进行直觉判断蓝帽：总结陈述，做出决策)，SWOT分析(Strengths优势，Weaknesses劣势，Opportunities是会，Threats威胁)。这些工具不仅提供了思考问题的视角，而且能让思考者跳出个体身份角色的限制，从而避免了在团队中提出否定意见需要承担的巨大压力。在我们习见的强调团结、稳定，不鼓励特立独行的社会氛围下，在我们习惯了“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”的一团和气的交流模式下，思维工具有其重要的文化意义。

最后想说的是，批判性思维也是成为一个公民必要的修炼。思维启蒙了，才能看穿“他们”一直试图让你看见的东西，而看见“他们”从不想让你看见的东西。培养批判性思维，老师们任重而道远！

说了这么多，且打住。老师们且去看书吧！越思考，越需要看书，越看书，越会思考——你我，都在学会思考的路上。